

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，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，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

一位真正的 工人英雄

□曹玲文/图

1994年我大学毕业后就到某大型印刷厂工会上班，负责全厂的工作。这对从小就梦想当作家的我来说，别提多高兴了。工厂里近两千人，一定有太多的感人故事，我每天拿着本穿梭于各车间，在轰鸣的机台中寻找着“工人英雄”的身影。但半年后我的激情就降了一大半儿，我所采访到的不过是谁谁印了多少令，创造了多高的印刷纪录，谁谁谁感冒不休息坚持上工等等，感觉总和我要寻找的“工人英雄”有一段距离……

印刷厂的活儿分旺季和淡季。旺季时人分三班倒，机器连轴转，是印刷工人最辛苦的时候。一天，我刚上班，正在为报社写一篇稿子，就接到彩印车间马主任的电话：“小曹，刘保田的甲班在这个月中又创造了新的印刷纪录，而且消耗最低，为厂里又节约了十万余元的油墨和纸张……”我望望窗外阴云密布的天空道：“马主任，上个月我在厂报上已经写过刘保田这方面的表扬稿了，改天吧。”

这天下班时，我在厂区迎面碰见了有些疲惫的刘保田。我问：“刘老师，您怎么才下班啊？”刘保田说：“乙班领机家里有点急事，让我替他一会儿。”我笑道：“又做了回雷锋啊！”刘保田认真地说：“这事你可别写在厂报上，我们兄弟间都有互相帮忙的时候，你一写出来，就显得薄气了，再说，这都不算事。”

一个月后在班上，工会主席说了一件不幸的事：刘保田患了白血病，最多只能活几个月。大家听后一片震惊，接着便是一阵

惋惜，我的鼻子也酸酸的。

进入9月是印刷厂的生产淡季，厂区静悄悄地。一天下午，我路过机房时，从敞开的机房大门中，恍惚看见刘保田坐在庞大的三菱机旁，我以为自己看花了眼，患白血病的刘保田怎么会来到机房呢？我轻轻地走进去，啊？！那真是刘保田，只见他上身微微向机器倾斜着，对那庞然大物充满了深深的敬意，两眼又柔情似水地望着机器，如同看着爱人……我的脚步声惊动了，刘保田转过头来，灿烂地一笑：“我就是来看看，我18岁就进厂，到现在已经17年了……在这机器上也干了一年多了，对它的脾气了解透了，真不舍啊……”

我强装笑脸：“你会好的。”可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。

三天后，厂里贴出了刘保田因病去世的讣告。

这也太快了。我立刻给马主任打了电话，马主任道：“小曹，你不知道那天我们五个兄弟是怎么把保田连搀带架轮流背回医院的，那天他已经快不行了，真不知道他一个人是怎么走到厂里，来到机器旁的……”放下电话，刹那间我感到是那么地惭愧：一年来，我对“工人英雄”这几个字认识的是多么肤浅和狭隘，我一直以为“工人英雄”就应该有一番惊天动地的行为，舍身救人的举动。这样的英雄固然可歌可泣，但是，我们身边大多数的是像刘保田那样，把活干得很好，心系工厂，日日月月年年默默为厂里做出贡献的工人们，他们也都是真正的英雄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

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

情暖腊八

□盛丽秀文/图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，这句俗语是对小孩子急于盼年的一种安慰。儿时每当到了腊八节，过年的心情也开始一天天变得雀跃起来。

还记得腊八节的前一天，我们小孩子会到山上拾足了柴草背回家，它们放在灶间做熬粥的烧柴最好了。而奶奶和妈妈也不闲

着，她们在腊八节的前几天就仔细地选好腊八粥的食材，通常是上好的大米、小米、大黄米、糯米、高粱米、红豆、花生、大枣，准备齐全了八种材料，便在腊八节的前一天晚上洗好泡上，等腊八节一大早，妈妈便早早起来去灶间慢慢熬煮着腊八粥。那天早上不用大人叫，满屋充满的

■家庭相册

爱的微声音

□朱宜尧文/图

在每个妈妈心里，儿女是永远排在第一位的。时间可以收割和老去母亲身体的任何部分，唯有一颗爱儿女的心，永远不会老。

母亲一生育有八个儿女，因为早年贫困和疾病的原因，有五个子女没能成活，为此母亲哭瞎了双眼。因为看不见，母亲经常是张冠李戴，把东家的人安到西家的事儿上，把李家的事儿弄到刘家，出了不少笑话。但是说来奇怪，我们几双儿女，只要一踏入院门，母亲总能清晰地辨得出来。对此，我深感疑惑。

母亲去院子里或去卫生间、厨房等，从来没见过她碰到桌椅、茶几、门框等，甚至比比我们眼明的人走得还流畅。我们无论谁咳嗽了一声或匆匆地进家门，母亲也是立刻分辨，丝毫不差。

那天，带着疑问，我问了母亲。母亲笑了。你们每个人，尽

管走路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但还是有细小的不同。你大哥走路有些拖沓，右脚的鞋拖地，每到院子里鞋和砖地发出节奏的声响，只要稍微留意便可知晓。你走路轻手轻脚，即便是开院门、脱鞋等细小的动作也没有太大的声音。

母亲继续说，老孙子爱动，火燎屁股似的，刚到院子我就知道了，自然也就不用出来了。还有，燕子（我爱人）走路最利落。

母亲打开了话匣子，唠叨起我们小时候的事儿来。说大哥的脚是因为她的一次疏忽，才落下了病根儿，她怎能不记得；说二姐小时候发烧烧成了肺炎，离城远，医疗水平又不好，这让母亲愧疚难当。从那以后，母亲好像有了特异功能，居然只听呼吸就能辨出她的三个儿女来。

我就坐在母亲的面前，细细地端听着，望着母亲满头的银

■图片故事

粥的香甜轻而易举就能把我们的馋虫勾醒。待母亲掀开锅盖，热气一下升腾起来，我们的口水也应“味道”而落。妈妈煮粥的火候总是恰到好处，不稀不稠、绵软香甜、温润可口，喝起来回味无穷。

早饭后，爷爷会到仓房里拿出一条条长长的编成辫子的大蒜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手不停闲话不停嘴，边聊天边包蒜。在日子的流转和孩子们的盼望中，泡在醋中的蒜一天天变得通体碧绿，如同翡翠碧玉。因是腊月初八这天用醋腌制的蒜，所以称“腊八蒜”，它味道酸辣甜俱全，而这样好吃好看的蒜留到正月里吃饺子时搭配着享用最是恰当。

长大以后，出门在外喝过很多粥，吃过一些糖醋蒜，但都没有童年时腊八粥和腊八蒜那样纯正美味。想来不是自己的味蕾变得挑剔，而是童年的腊八粥和腊八蒜里蕴含着亲情的味道，不可复制，让人终生难忘。



发，细数那些久远的故事，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困苦的年代，禁不住泛起泪花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儿女在母亲的心目中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。母亲对儿女都是情有独钟的，偏爱、赏爱、疼爱、怜爱、宠爱、溺爱成了母爱的代名词。儿女的一举手一投足，哪怕再微小的动作，再微小的声音，母亲都会熟捻于心，任凭黑暗也挡不住母爱的脚步。

■青春岁月

泔水馒头

□许双福文/图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们的连队驻扎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。一天中午，全连刚刚训练完，大家又累又饿，进入食堂正准备端碗吃饭，就听到紧急集合号声，全连人箭一般地冲出食堂，回班拿取武器。

紧急集合号，对于军人来说就是战斗命令。待队伍站好，定下神来看连长，他连武装带都没扎，腰间也没带手枪，说明没什么战斗任务。

连长下达命令：“以纵队向猪圈方向，齐步——走。”连长走在队列的最前头，后面的人稀里糊涂地跟着，彼此悄声问道：“这是要干什么？”

走到猪圈，大家才搞明白，原来不知是哪个战友把没吃完的两个白花花的馒头扔进了泔水缸里，这是让连长最心痛、最恼火的事。当地的物资贫乏，老乡一年也吃不上几次白面馍。在平日

吃饭时，谁要是把馒头渣滓、米粒、菜叶掉在桌子上，连长看见都会让捡起来吃了，何况把两个馒头糟蹋了，这不是在摸龙王爷的胡子吗！

连长问：“谁干的，自觉地站出来？”全连格外肃静，谁也不敢大声出气。沉默了良久，连长喊道：“炊事班长！如果晚饭前还没人承认，晚饭全连吃面条，把这两个馒头下到锅里一块煮了。”回到食堂，大家谁也没话，我发现战友们的饭量比平日都大，都想着晚上可以少吃点。

晚饭，连长早摸透了大家的心思，让炊事班正好做好了每人一碗面条，他亲手给每个人盛，自己也端了一碗，见此情景，全连没有一个人敢不吃的。

连长这一招很灵，从这以后，全连再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虽然吃了泔水馒头，却让我们理解了连长的良苦用心。